

★ 身边·家有老兵

2010年,林风谦10年间默默资助一对街头卖唱盲人夫妇的双胞胎儿子考上大学的感人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2015年,林风谦离开部队后选择全身心投入公益事业,这一次的时间,是后半生——

用爱心, 画好军旅延长线

■林风谦



讲述·老兵心路

老兵名片:

林风谦,原海军石家庄舰政委。1990年12月入伍,全军优秀共产党员,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曾因拥政爱民事迹突出被山东省委、省政府、省军区记一等功。2015年自主择业后专职从事公益事业。2017年被评为全国书博会“十大读书人物”、青岛市“百姓学习之星”。

人人心中都有颗善的种子,遇到适宜的环境,就会发芽生长

现在身边的人都习惯我是一个“专职公益人”了。其实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公益事业,我也说不太清楚。

大学时,我就读于原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曾当过驻地一所中学的校外辅导员,接触过一些家境贫寒的孩子,深切感受到他们求学的不易。1998年,25岁的我刚从大学毕业来到部队,第一次休假没有选择回家探亲,而是去了河北涞源韭菜山上的一所贫困小学。我在报纸上看到,“希望工程”首批资助生张胜利毕业后在这里任教。抱着半是采访、半是做点“许三多式”有意义的事的想法,我跟着向导爬了大半天崎岖山路,登上山顶这所小学。

许多事不经历,也许永远也想不到。山上小学艰苦的条件和贫困孩子们的快乐,是那么难以想象又真实地融为一体,展现在我的面前。十多天的支教生活,我更多地是在笑声中度过。

假期结束,我离开了。听到我要走的消息,一个孩子立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整个教室随之也是哭声一片:“叔叔,不要走!”我一时不知所措。一个年龄稍大的女孩走到我身边,把自己画的一幅画送给我说:“叔叔,你还能回来看看我们吗?”我落泪了。没想到短短几天,我这个大山外的人带给他们情感上的依恋会那么强。我蹲下身对她道:“我会回来的。”

不久后,我被调往一座遥远的海滨城市,繁忙的部队工作和家庭生活,让

我遗憾没能实现对孩子们的承诺。但很多静静的夜里,我都会想起大山里的那群孩子,想起他们亮晶晶的眼睛。

人生常常在一个路口,留给你遗憾,却在下一个路口,给你慰藉的机会。2000年的夏天,我在街头遇到一对双胞胎,父母都是盲人,带着他们从山东莱州的大山中走出来,卖唱供他俩上学。我没想到,这一次相遇,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几年的交往。从街头相识,到互相信任;从助学择校,到帮困解惑;从母亲临终托付,到孩子金榜题名,10年间,我26次走进那座大山,资助和鼓励着这对双胞胎完成人生的华丽转身。2009年,他们均以超山东省一本线50多分的成绩考上大学。现在他们都已毕业参加工作,哥哥受我的影响考入军校,如今是一名海军上尉;弟弟报考了天津财经大学,现在是海尔集团外派海外的财务骨干。

2010年,《解放军报》曾连续两个整版报道了此事,我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那时,几乎天天都有领导、战友或地方上的朋友同学向我询问孩子的信息,想去资助。也有些朋友会将身边困难的孩子介绍给我,寻求帮助。为此,2011年我在山东省临沂市发起一次助学活动,计划资助20名贫困学生至考上大学,因为爱心人士参与踊跃,最终有32名学生得到结对资助。2012年,我在莱芜市组织的助学活动让22名学生获得资助。

回顾那些年走过的助学路,我有点深刻感受:一是军人的身份让我在做公益时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信任和支持,因为他们坚信“人民子弟兵为人民”;二是社会上向善的力量十分强大。每个人心中都有颗善的种子,只要环境适宜,都会生根发芽,茂盛成长。我只是一根普通的红线,把好心人的大爱串了起来。

离开军营,总有一些习惯会延续,不靠外在约束,而是内心价值的追求

2015年初,我离开部队。25年的军旅生涯,总有一些习惯会延续下去,特别是为人民服务去做公益的理念。但我最初也没想到,自己会坚定地从事公益事业作为人生接下来的职业选择。刚离开部队时,我问过自己三个问

题:我是谁?我拥有什么?我想过怎样的生活?这三个自问让我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青年,在部队里淬炼成长,离开军营后国家的自主择业政策让我没了后顾之忧。那么,我的后半生是不是该做些能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事?更何况,即使脱掉军装,军人的作风不能变,本色不能改,职责依然在。

我把决定告诉了家人,全家人都很赞成:部队培养我这么多年,现在衣食无忧,应当为社会做点事。之后,我开始专职从事公益事业,除了担任青岛市志愿服务协会副秘书长、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秘书长等职务外,还成为“快乐沙”助学公益组织负责人。

如今,我有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投身公益事业。当年任石家庄舰政委时,我发现不少战士的海洋知识和海权意识匮乏,有些人甚至说不清“九段线”的来历,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没放下。离开部队后时间充裕了,我和一群海军退役官兵组成了一支“拥抱海洋”讲师团,为青少年讲海军、讲海洋、讲海防,培养他们的海洋国防意识。因为我们退伍军人的身份,加上授课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受到很多学校欢迎。2017年,这个公益项目入驻山东省团委公益平台,目前已经在全国100多所小学开展过活动。

2015年,为了解决农村孩子的阅读问题,我在青海、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的135所小学进行调研,之后在爱基金策划实施了“我爱图书角”项目,筹集资金为这些省份的2300多个班级建成了设有200册图书的图书角。

在临沂革命老区助学时,我发现有所小学特别破旧,校舍漏风漏雨,孩子们在满是泥土的操场上玩耍。我回来后心里难受了好几天,一直想着能否帮他们改建一下。之后我带头捐款,“快乐沙”团队成员也纷纷捐款捐物,为学校改建筹足了资金。当地政府为了答谢我们,将这所小学命名为“快乐沙小学”,校歌是我作词的《我是一粒快乐沙》,歌里这样唱道:“我是一粒沙,一粒快乐沙,微小微弱不足道,筑起抵挡风雨的家;我是一粒沙,一粒快乐沙,热爱阳光传递爱,你是我也是他……”

经常有人问我:“风谦,你总共帮助了多少困难孩子?”说实话我真数不出来。我用过一个微信名叫“每一条鱼都在乎”,来源于我看过的一个故事:暴风雨过后的沙滩上,一个小男孩把搁浅在沙滩上的小鱼一条条扔回大海。有人问他:“这么多小鱼你救得过来

吗?有谁在乎呢?”小男孩头也不抬,一边救一边回答:“这一条、这一条,还有这一条,他们在乎。”

战友相助,重要的不在于金钱,而在于引路

刚离开部队时,一个叫苏新旺的退伍战士找到我。啥事?他说一些战友约他一起回老家向政府要工作,他也觉得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应该有个说法。

我跟他一起分析,他当年自己选择退伍创业,再回过头让政府安排工作不符合政策要求。那种“不要白不要”的想法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特别会给孩子认知和家庭形象造成很多损失。他还年轻,如果努力去做一件事,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汗水去实现。退一步讲,如果国家对退伍军人有了新政策,他去不去伸手“要”,都会享受到。

一边疏导,一边帮扶。我根据苏新旺的特长,指导他通过承办社区阅读推广等项目再次创业。后来,他也积极参与到“拥抱海洋”讲师团,还发挥个人所长将活动进行项目化运作,2016年因此获得山东省青年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前不久,苏新旺在青岛团市委组织的一次座谈中,用自己的经历作了“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权利”的主题发言,被拍成“微课堂”广为传播。

为了更好地为战友服务,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今年我在社区建了一个“军旅情文化空间”,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弘扬部队文化及军人正能量、宣讲党和政府相关政策、为退伍军人提供求职应聘信息和疏导思想困惑的“战

友之家”。在这里,我接触了不少退伍军人,有些人一开始和苏新旺最初的心态相仿,但通过互相交流,经过我们帮扶,很多人都走上创业之路。退伍老兵秦士战曾在部队担任炊事员和司务长,如今承办了社区助老食堂,干得风风火火。他给我发来微信:“以后多跟政委谈未来,谈进步。真心话!”

在我们的影响下,许多老兵不但积极在事业上探索,还有不少人投身到公益事业中,仅原石家庄舰的退伍战士中,就有三人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社会公益组织。

不经意间,我已经在公益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常有人问我如何坚持下来的,我不知如何作答。“坚持下来”似乎寓意过程艰难,但怀善行走,我收获更多的是愉悦和心安。“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母爱一生》,文中有一个场景:“5岁那年的一个冬夜,母亲为一个上门讨饭的老人煮了两个鸡蛋。那时的鸡蛋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上一次的奢侈品,母亲说:‘娃,人有难处时帮一把,心里踏实些。’母亲厚道的话,使我明白——拥有爱心,人活着才会踏实,有意义。”

这个道理,母亲在我5岁时教给了我,我谨记终身。

■题图:受林风谦资助的双胞胎兄弟张晓(右)和张宏(左)看望林风谦。陈春阳摄

■下图:林风谦(右二)退役后与战友们为小学生讲解海军知识。周广聪摄(图片合成:赵丽娜)

外公的纪念碑

■邹 彦

母亲打小没见过外公,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只知道他们父女俩眉眼很像,便常常对着镜子,想象外公的模样。听外婆讲,外公瘦瘦高高,慈眉善目,见谁都笑呵呵的。

母亲说,自己还没出生,外公就不在了。我对外公的印象,也只停留在江苏盐城亭湖区五条岭的一座烈士纪念碑上,每年清明全家都会去祭拜。那座纪念碑有4米多高,碑上字迹斑驳,除了正中书写着“蒋振宽烈士永垂不朽”外,侧面还写着“功著神州德泽永存”“名垂宇宙流芳百世”。那时我年幼无知,只觉得碑上的文字可笑,等长大后听了外公的故事,我才明白了这座纪念碑的分量。

外公年轻时,在江苏兴化新吉乡担任乡指导员,处处想着村民,大家夸他是“新吉乡好同志”,深受村民爱戴。他带领村民垦荒地、种麦粮,吃上了饱饭,住进了砖房,自己却和外婆住进着破旧平房,生活清苦。直到现在,老一辈村民们在茶余饭后还会讲些外公的逸事,感叹那时的好日子离不开他。

1946年6月,解放战争爆发。外公并不在征兵之列,本可以和家人安享天伦之乐。但由于前线战事吃紧,身为党员的外公便毅然从军。外公为人忠厚,乐于助人,加上训练刻苦,很快便当上了班长。期间他还寄回一封家信,信中交代外婆要照顾好老人孩子,自己一切安好,等打完仗就回来好好过日子。不承想,这封信竟成了绝笔。

1947年12月,外公当时所在的华野第11纵队参加了盐南阻击战,战斗很惨烈,村里回去的四人只有一个年轻人拖着残腿回来。他哭着告诉大家,那一仗打了四天四夜,炮火连天,子弹横飞,天都炸黑了,满地都是黑乎乎的尸体,是外公拼命护住他,他才得以保住性命。

外婆听到这儿立马坐不住了,不顾自己八个月的身孕,带着两个都不满7岁的孩子,顶着鹅毛大雪,同其他几位牺牲烈士的家人一起,步行到离家100多里外的战场上找了三天三夜。当时的盐城五条岭战场上全都是去找尸体的亲人,可尸体都被炸黑炸烂了,大家分辨不出来,就一边清理战场一边找家人。外婆脚都跑肿了,却连外公的一件遗物都没见着。

后来,村民和兴化县政府在五条岭为外公立了一座4米多高的纪念碑。外婆临终前仍在念叨,希望有一天能把外公接回家。可战时条件有限,许多烈士遗体由当地群众就地掩埋,后期也没得到修缮维护,让外公“回家”的事情就一直未能如愿。

为了实现外婆的夙愿,外婆去世后,母亲一边照顾着姐姐和年幼的我,一边往返于兴化大邹镇和盐城之间。时日久远,仅凭那张发黄的《烈士抚恤证明书》,民政部门无法核准。万般无奈,母亲只能怀揣证明书,反复向上级民政部门反映。整整过去了10年,2008年兴化市大邹镇人民政府修建了烈士陵园,得以让外公等60位烈士的英魂在此安息。

那年清明,大邹镇烈士陵园,松柏静立,绿荫满园。白酒、鸡蛋糕、香肠、肉圆……年近七旬的母亲双膝跪地,捧着祭品,一件一件整整齐齐地摆在外公的衣冠冢前,双手合十,泪眼婆娑。

春风轻轻拂面。此生无缘见外公一面,但我相信外公会一直陪伴在身边,因为他就是我心里的丰碑,永垂不朽。

(相甲奇整理)

退而不休献余热

——记空军勤务学院退休教授胡连桃

■殷建宇

2017年初,空军勤务学院胡连桃教授退休了。他原本可以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可单位领导一句“新学员还需要有经验的教师授课,部队还有一些急难险重任务需要解决”的顾虑,就让胡连桃这位专家继续留在了学校。

有人问他:“一年到头东奔西跑,科研与服务部队任务繁重,每月领着不多的返聘补贴,究竟图个啥?”“不图啥,我就图个心安!部队培育了我,多多回馈部队我才心安。”

趁着还有一分余热,就要抓紧发出一份光亮。4月中旬,武警某部需要对新机场飞行保障装备进行验收,作为航空四站保障领域的领军人物,胡连桃奉命赶赴大庆、昆明等地的机场验收装备。在对某型直升机航材进行验收时,胡教授凭借多年经验和专业知识,敏锐地发现一个零件存在严重问题,后经生产厂家、科研部门多方验证,确认这个零件质量不合格。这一次把关,不仅为部队挽回了经济损失,还从源头上消除了飞行事故隐患。

在此次验收过程中,还有飞行员向

胡教授反映,前期已经使用的飞行头盔佩戴不舒适、噪声大。“我上飞机!”为了准确找到问题所在,他二话不说向上级提出进行空中试飞验收的申请。考虑到他年事已高,且飞行存在一定危险性,领导有意婉拒。“这是我的责任所在!”胡教授态度坚决。上级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经过升空后反复对比调试,胡教授终于找到原因,厂家设计飞行头盔时没有充分考虑头盔与头型的吻合度,造成佩戴舒适性差且易进入杂音。胡教授给出了验收结论:更换或退货,生产厂家对此心服口服,一口答应。

不久前,整个东部战区空军场站四站连的官兵参加了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主讲人是胡连桃。要知道,以军队院校教授的身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电视电话会议,在该战区本专业领域还是首次。原来,此前胡教授受邀给该战区的四站连连长培训班举办飞行供氧质量安全技术讲座。胡教授对多起典型事故案例进行深入浅出地剖析,提出了飞行四站保障质量安全全系统、全要素把关的对策与措施,受到连长们和机关领

导的高度赞扬。此后,该战区机关领导决定,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让更多的官兵从胡教授的讲座中受益。

在胡教授办公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物及洗漱用品,看来四处奔波对胡教授而言已是常态。当被问及还准备在部队干多久时,他回答得很干脆:“只要我还干得动,只要部队还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老兵e家 等你归队
(扫码天天见)



一个退伍老兵的军礼

退伍46载,兵心不改。这是不久前,退伍老兵赵鲁钟向北战区海军某岸导团野外驻训车辆编队敬礼的一幕。当战车编队经过赵鲁钟所在单位门口时,这位已经退伍46年的老兵神情庄严地向车辆编队举起右手,一个军礼载满半生回忆。

张涂摄